无咎题跋
晦菴题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无咎题跋

晁補之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无咎題跋

无咎題跋

目錄

題段慎修紙二首
題陶淵明詩後
題分甘亭記後
題白蓮社圖後
題小飛來詩後
書王蜀後事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書陳泊事後
書陳唐父稱祇守遺愛事後
書魯直題高求父楊清亭詩後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跋林逋鶴士書後
跋廖明畤能賦堂記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跋董氏唐詩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跋東坡公画
跋李遵易画魚圖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跋董元画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画本
跋化度寺碑後
跋李唐卿篆千字文
跋第五永鐵
跋蘭亭叙
跋旻卿詩
贈劉篤子
書邢敦夫遺藁
猪齒臼化佛贊 并序

无咎題跋卷之一

宋　南陽晁補之　著

明　東吳毛晉　訂

題段愼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岐喪生衆經就學者成群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注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卻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將學似賈賈必旅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淸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帝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砆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惏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旣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此未可與文字精惏間求之以比砆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彦修以帝胄妙齡秀發不懷晏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早有美名于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爲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

惟彥修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
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尚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稱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續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關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爲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峰之異者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嵕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頫川龔喜曰是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舉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壬申縉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劍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于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軀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朘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上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于野口未

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亾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頸于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于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亾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余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恨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死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僅見于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雠而慷七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劉爲楚卿慕爲泰相不以慊于心太史公猶以其辨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于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于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

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于衆舉皐陶湯選于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咎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于上是非公于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得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隳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驍士克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兼惟大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朱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歲在乙卯開寶四年歲在辛卯劉銀八年歲在甲辰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貢其版至太宗皇帝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手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群士盍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于所謂曆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寘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筮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與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于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益其行已

任事皆愧於咎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徵悼列位之鉄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勤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于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賁之賢孫潤州觀察支使幸使藏于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謹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遂屍于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放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爾曹依違懼誅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詰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博道于淮南見屢常于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爲東州聞人以謂

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于縉博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于言詞者聳然增慕咨嗥韓愈有云木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于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其功猶在于百年之後吾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途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克之則已矣笭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吾田疇而伍之取吾衣冠而褚之誅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誅殺之三年而後笭者化而慕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于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于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蒸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鮮之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役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益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捐庸役便轉輸勸賜貸綏肯蠻折罰獄興圩堰穡邦壘皆

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于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潁州之政事亦未易忘也咎陳平有與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于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于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于讀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澹倒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甚異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峰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鐵鐘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過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嵩華森蓬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于九華矣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嵁委曲淡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慕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衰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群至黜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性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勉一東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今有閒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强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志弱而氣强故少于慮而傷于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于禮文悍鄙屈于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温温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益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驚世患背覩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朱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嶽嶽所謂没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于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于廟何怪乎張長崖浩皆咎之所謂衆楩柟豫梓而豫章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于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才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其借曰未識于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平居富爲清便艷發之語至于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與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爲至易之意

若曰豚魚信獨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鳳凰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舉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侯迹之得淳民民以爲惠而歡應之斯與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版其蹟而書之虎徒珠還雉馴壺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掾牒乃侯長子數與余讓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于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吳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侯倫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于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讀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余求燭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爲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舉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所行子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爲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爲寵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于時而其施設不少槩見何也閒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往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爲尹者尚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遂董氏餘考之又合其名于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絪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絪黃裳說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元

和初日一時才選也最後郎中兼者卑不顯乃不得質予嘗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自外入爲博士皆以足年也愈後寖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誥皆董涮一曲沃簿一猶氏丞長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蜮頭字考即京兆君祖爲珪曾祖爲端里爲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涮凡四世龕見乃欠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爲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兒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勞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忽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列頸而死衆爲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眥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資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憚之資追紙墨之間遠矣

跋東坡公画

論林東坡公画蠟蘭陵胡世將得于開封夏大部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啟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或合於方圓荃公平居胸中閎放所謂吞若

雲夢曾不芥蔕者而此画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纎具備殊不類其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于纔撿小或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于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炤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墻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画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類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窘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于九澤之所同有九藪之所常率鱨鯉鱣鮪頒首莘尾之間叅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爲画師喜爲鬼神而憚爲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鱨鱣所常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書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慶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爲鯤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爲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枉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竅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立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干畫類之以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

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于學鼎曾直而喜白董時特自撫凭爲竹枝飛易翔雲天機殊妙以比文宇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于既拙于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内觀胷中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画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画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視之則曠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乃知自晉學者皆師心而不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雖而視之覩欧無虞覩顔忘柳若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孝嘗之内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見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画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蟬蛇變化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爲難知以爲異人耶自慮會意物表不當復寘賓放世俗爲者而此画本範模關吳道一二曲折毫髮無憾惟謹不移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峯尺寒本末作童子紙窗中引線滿之離絕匠意此又並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百鳥聯句極唐詩之巧陋俟刻畢以諗吾就汝所能者爲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答衆天嘗有感於物矣是孰尸其賦予耶雖然二物者

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悶它能使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後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仪而窮

跋李唐卿篆千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胷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于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濃纖横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于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閎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華遠甚蓋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画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于此者覩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承篆

高庶拔壽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與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錢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庶乃獨作篆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然于謂篆亦詩若賦之流爾谷貫誼鵩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篆何異庶與崔琦二篆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篆而實賦也

跋蘭亭叙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賺蘭亭叙事蓋誦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于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絃高誤而存鄭遺一言之湏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章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追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與于得厥失信不爲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于少年喜官爵遂棄營田宅者與

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遠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疚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耳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重于諾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欵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于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冬至後五日縉東皐流憩同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頗不合于時乃一躓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濶四五詩工字鈔不當從補之議嘗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泰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寫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啅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騖奇怪想見山陰品藻之盛徽詠詩句爲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嶠立兩亭當爲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辭此亦知先世與曼卿厚于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茂再春大方率清毓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壑埏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舸與兩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百上乃摭文忠公詩文

并附題圖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宇廷賢翁宇堯詢力宇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二月已巳頴川晁補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建觀亭爲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絕塵閒始居緡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益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治東皐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亾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敦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敦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爲叙端叔爲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爲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耶他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頴川晁補之无咎題

猪齒曰化佛贊 并序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猴犬得其棄首骨銜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伺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色酣酡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紺目肹趺曈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營此輩因罹王信令諸闡

提隣彌戾車於沸鐵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
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
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曜
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
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
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
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
獨動於臧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
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
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臧氏所
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衒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
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
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
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
多羅木意已斷故素不復萌無始怨侶俱爲眷屬
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
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
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剎如是一
類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啖彼養已是遭食者死已
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
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
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鋸犀食般果蔬形善應
爾云何不若牛馬與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
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
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
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
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燔毛毛須臾聚死
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臭鼓刀調猪殷畜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佉我不敢殺諸佛現

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殺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顧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啖穢食薦蒿草度孽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諸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臼肉咖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臼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寃若親化柔輭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无咎之父君成居官深靜能文與詩亦不求人知歲集十卷有弄无咎能乞東坡一序以傳東坡以君子稱之併稱无咎於文無所不能博辨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後果為神宗所舉御批其文曰是深於經術可革浮薄其題跋絕無浮薄之調極慕陶靖節為人忘情仕進方踰知命之年即引退葺屋園自隨婦來子嘗游戲小道摸廣衆戲圖一卷惜不得與李翺五木經並存以作戲兵海隅毛晉識

余始見東坡先生所記猪母佛不勝驚異搜援唐文宗蛤中觀世音像等事摽諸戒殺文之首繼讀无咎先生所作猪齒臼化佛贊及序益動捨熱血汁想昏濁具區先生見斯文極為歎賞曰朗誦一過不覺毛竪皮栗汗出泣下无咎嘗參圓通海覺二士晚年又見諸老而東坡山谷俱為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華妙又剩事余余向誓頌集唐宋

以来弘道明教之文續梁僧祐庾僧道宣之
後以羽翼法門如无咎此篇寧可不入大藏
邵因刺題跋之後以為證矣云晉又識

晦菴題跋

朱熹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晦菴題跋

晦菴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二則
跋李後主詩後
跋呂伯恭日記
題伯恭所抹荊公日錄
跋□□
跋□□
題歐公金石錄序眞蹟
題西臺書
題荊公帖二則
題力命帖
題樂毅論
題蘭亭叙
題鍾繇帖
題法書
題曹操帖
書壁
題右軍帖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跋翁淵石所書相鶴經
跋朱希眞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跋應仁仲所刋鄭司業詩
跋蔣邕州墓誌銘
跋鄭威愍遺事
跋米元章帖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跋周元翁帖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跋宋君忠嘉集
跋范文正公送賓君詩
跋溪上翁集
跋潘顯甫字序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題顧侯射記後
跋李詩翁遺墨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跋臨南夫溪堂集
跋馮君家藏唐誥
跋程董二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帖後
題太極西銘解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書楊巽山帖後
跋楊遵道遺文
跋陳了翁貢沈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藁後
跋通鑑韻語
跋程宰登瀛閣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跋施艮翰軍政策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跋黃山谷詩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詩　易　春秋
書楚辭汲韻後
再跋楚辭叶韻
題屈原天問後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跋黃山谷帖
跋蔡端明帖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二則
跋東坡牛賦
跋王端明奏藁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跋棻氏慕堂詩
跋勝戶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舍人帖
跋景呂堂詩
卷之二
跋朱奉使奏狀
跋趙直閣忠節錄
跋趙朝奉行實
跋王荊公進鄭侯遺事奏藁
跋方李申所校韓文
跋趙中丞行實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跋尹和靖帖
跋唐人慕雨牧牛圖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劉叔通詩卷
跋呂伯恭書說
跋魏侍郎集
書橫渠康節帖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余嚴起集
書僞詔後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辭元亮帖
跋辭畏翁
跋曹裴父劉子澄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跋曾裴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書邵康節誡子孫眞蹟後
跋謝艮齋與黃生詩
跋禹侯行實
跋曾裴父艇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禘說後
跋尋直書踐阼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眞蹟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再跋王荊公進鄞侯遺事奏藁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剛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楊醫書
題嗣子詩卷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蒼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道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跋趙忠簡公帖
再跋趙忠簡公帖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二則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卷之三

跋趙鈐轄墓誌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張忠確公家問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實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孔君家藏唐誥
跋孔毅夫談苑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跋李伯時馬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君墨梅
跋王信臣行贊
跋程沙隨帖
書鈞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跋呂氏歲時雜記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坡帖
跋曾南豐帖
跋彭蠡丞集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跋劉子勉行狀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跋山谷草書千文
跋陳尤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傅君行實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跋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後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題不養出母議後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徐騎省所藏項王亭賦後
跋蘭亭敘
跋江季路所藏其外祖淪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跋泰山秦篆譜
跋蔡漢筆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跋陳剛中帖

晦菴題跋卷之一

宋　新安朱熹　撰
明　古虞毛晉　訂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撫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行疾病必頻措置淮南賴參已經望必檢勘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劑願老兄與徽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照寧中本路盛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斛卻課利蓋累百萬然於救飢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若來年起發凡自二月間奏乞且逐旬數月起發餘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頓它路般運賑濟如此開遂朝廷必不訝荷知舊之深輒爾僭言想加恕察不一某皇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遽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

伯恭父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荊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旣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掊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收度出此編視子感歎之餘爲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奠世系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爲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祓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爲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荊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荊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迫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荊舒爲不可曉者今

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荊公帖

熹家有先君手書荊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辯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它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昔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戲秦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爲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嗜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還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

以字畫古今詢之芙父謂余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子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芙父之言云晦翁

書璽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益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樂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酬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叅書沈公之言爲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沈公叅叔晦之尊人時爲越州簽判路君名岩爲斷水劇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爲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王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

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翰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八詩蔼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陨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覩刻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奔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邪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稽緝遺賢之獎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纛辛守孤城以抗巢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絕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問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榮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

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以殷勤褒錄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録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明公題字其石刻謂雜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彙聚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爲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武忠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録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眞知言哉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潁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眞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詆文饒處當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二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假僭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有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勾曰吾不

忍助民蠹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并書之可乎　此乃陸合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寄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爲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邪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刻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欲裨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愈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犇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憂壹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如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龍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爲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

君辯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益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爲可與言詩者例如此邪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爲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仇履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强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攻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劒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强而南强今爲南劒之沙縣泊甚有聲其亦息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賓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要春潮過渰東王謝江山久請索子真今爲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鄭尉廳無壁記賓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爲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概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爲不可無傳也礪石泊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五六七言則尤見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作也伯奮求叙適予大病昏眩不能致思爲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潁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爲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艮齋受學長陽沖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盍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讀譯之樂尤恨不得爲坐上客也仇虜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低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湖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卮之詞則其所以處

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與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與教而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攸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挍脩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衆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則反誣公以幸兌事下有司維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爲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益詩猶真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爲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穫不菑畬而利有攸往者邪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巳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馬鞍窟僻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與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

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鞿靮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勝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濟訪余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季丈此傳筆力雄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唐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戍屯盩厔而賊勢遂衰率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蜀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與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邪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嘗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余且言君之後散居劒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芙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眞僞熹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眞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邪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希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絢而絢得之公孫璿者意披疾讀驚喜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者邪至於陳李與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悕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俄經疏祔毋而始遷遠祖享先而雜用與敎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爲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

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其處璿爲邵言公先已葬將樂縣坐惠鄉珠林山作識時葢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沈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已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眞獨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摹墨蹟鑿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稟復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陛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怪之予曩從公遊甚久益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葢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怠忽不暇僭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眞有繼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

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寘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眊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眞出溫公之手何邪齊賢又出艮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已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于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焰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子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爲政寬易愛人意者前人爲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余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問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遇以卒其子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爲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概見因爲撫卷三歎而敬嘗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

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衰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圮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

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余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歎也至所謂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叨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陛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眞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甡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譖人者眞可以舁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秉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仙遊長嶺厩置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與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

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搪突夔人潘雒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落之語今此須又用夔字按陵跋見靈光殿賦自爲虯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荊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幷其所藏數帖摹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子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竟與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

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叙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

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背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持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揣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繫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寒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輝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與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與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度父所定楚辭協韻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爲刻板置公帑未幾子來代景仁爲予言大招語意同韻此當爲遺似矣然嘗讀王逸公集銘詩中用蓮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遺

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敘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臣侯表）區與驕韻者（西南夷兩粵傳）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爲悞而歧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處聲者嚮朦平讀音皆爲彊然則大招之遠當自彊而爲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識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閩阜道士甘夢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爲是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恠獨晁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胷于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覩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强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爲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則訓棘爲陳訓賓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爲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爲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憂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於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

嬪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惟妄不足爲據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桷子厚貿嬪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爲出於彼而引彼爲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晉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嘗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晉叔者爲不淺矣晉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於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槩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歎敬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翁事帖

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歎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益有所謂天實爲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再跋

建中紀號調亭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蕕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東坡此紙佰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摹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惻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爲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到於今賴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魯叔遊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爲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息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譌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乎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詵之家乃知爺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眞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巍伯仲視予以其家藏蔡公碑志書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槩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湖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戀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忽齋之說唯鄒忠公爲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弊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僭其手帖之不存也附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熹頃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帝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官窺其遺槀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李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徵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爲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益知仲徵爲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爲子之孝也同宮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爲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爲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宓仲亶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爲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徼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絶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徵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章寄此册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菴題跋卷之一　終

晦菴題跋卷之二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困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失願益修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檜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蓋每讀其書未嘗不爲之欷歔流涕也今觀歷陽張君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文記項見會稽有衛士唐某祠問其故曰虜陷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亟以城降一日虜酋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罵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故給事中吳公芾嘗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爲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櫚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瞿然起坐爲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詩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

强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荊公進鄞侯遺事奏藁

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藁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爲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鄞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讐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爲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它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爲舶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

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圍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以微覺其疵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它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眞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邪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編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仰露風木之悲也竊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移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它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戴君君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息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靖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撫其象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靖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贅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

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耦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眞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眞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委焉者也俛仰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楊深父墳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雖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爲詩既長博學强記高簡疎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謂曰此孔孟之正脉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它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左以沒溺於慾利爲殺身之戒元定泣涕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奉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

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於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也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恒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僞爲也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欣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而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壬子冬

叔通之詩不爲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邪寒夜擁爐風雪大擧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菴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鷲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奧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錄本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

惟伯恭父所以告子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其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闢者而闢之則庶幾乎得其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强虜悉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凊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踰靖畏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祕閣公以諸生白薦慷慨請行擁盜張遽略相先後幸自以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衛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璞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册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祓而竊識之紹熙癸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謹書

書橫渠康節帖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倩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泗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余歲起集

熹少時適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强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

無含胡鬱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藏蔽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向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爲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祕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爲真有可用之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積以晝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閫皆有聲烈平生爲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掇實應用之作不爲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小吏事公於溫陵辱奬進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酋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奏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歆於空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安奈何張公曰今便

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謙門讀而張之即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董狐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與焉則若元祐之朔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游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與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良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戎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六月癸亥鴻慶

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辟元亮帖

辟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覩此卷者可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旣望新安朱熹書

跋辟畏翁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辟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旣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曹裘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示乃曾裘父劉子澄筆迹也旣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槩槩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爲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呂舍人青溪類纂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嘆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旣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旣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濶議論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狠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嶮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懿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衞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敎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顙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濉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獨呂公於此爲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其間多以詩文爲敎則公晚歲益深悔之覽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其後乃聞諸公辛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墮敢拜手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章貢李和卿所序次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警懼懲艾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書於長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爲之歎息云紹熙甲寅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嚮益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耳讀師爲帥而遂以爲魏公誤矣此題李石跋語後

富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必有考矣東坡豈右介父而誣公者邪此題何萬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

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因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妹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已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誡子孫眞蹟後

右蒋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誡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覩其眞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保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爲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日新安朱熹書於豐城傳舍

跋謝艮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

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歎之爲題其後云

跋卣侯行實

濠徖卣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鉤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爲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爲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爲而鉤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濬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不幸即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冏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祫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

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禪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茂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園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毖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録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魯直書贈作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餞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

上踐阼已訓釋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熹謹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諡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眞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稾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誨之心可謂切矣竊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王公繳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祕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不測之虜其後虜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爰臣辱之意荒涼慘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盡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龐元英之居喪以禮葢一事而屢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爲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爲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荊公進鄞侯遺事奏稾

熹家所藏荊公進鄞侯家傳奏草臨川石刻摹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眷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爲便葢鄞侯所謂得時用勢舍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爲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胷懷本趣之爲快也夫以荊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爲取政和新儀鏤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

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爲討究則漳黜所鐫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它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熹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爲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熹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茲事得請之難而念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宜之是爲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爲鉤校刪剔猥釀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閭閻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它州矣熹到嗣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囷乃以書來曰以公之舉於此也謹已鋟木而廣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爲叙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郎朱熹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樓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妙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佚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而

寘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予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子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欵但見其襟懷坦然意象軒豁論說縱橫雜以談笑傲睨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偉麗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壻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藁得若干篇後爲親友傳玩而失之獨記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余書其事因爲略識梗槩如此卷中字

孝伯者卽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爲詩寓詞託諷多憂國閔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爲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楊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爲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傯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谿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靈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益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

流布使世之學爲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邪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既禁絶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爲先試以語之儻有意邪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讐正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益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脉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賤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子嘗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爲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翁書

跋邵康節儉柬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瞻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邪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閩皁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焉爲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歷而小院迴廊風篁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寢卧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邪況今桂山先生已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保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象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嘅咨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緊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覿召還之命也時覿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與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歸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恩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孰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覿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覿者上

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顧以敬夫壽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即爲貿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之遊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頗醇古可觀訊於其輩流中亦當小與然元祐間王仲至嘗薦使校中祕道書范醇夫在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以僧自隨因有經略察訪大師之詔今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校大師邪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荊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尾以發觀者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建溪之上拜起垂涕泣而以銘墓爲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余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廼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知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遊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爲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謳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爲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爲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

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爲罪更以不朽爲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璞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辭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芜竦叔芜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官達其它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雋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薄廳記可考也末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掞之以特起爲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褒邺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録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

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嚴居厚攝事閩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酬遂至盈軸爭新鬬巧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思致讀之不覺宦情羈思悵然在目諷詠不已爲書其後慶元乙卯臘月望日遯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略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徽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爲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光祿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呂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笻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爲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芾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鞫陳正彙事卽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允闕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蓋闕文也張閣守杭乞兼領花石事亦不見它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渭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也衢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恐趙公故蓄此以發其私忿秦檜知其不

專爲已而偕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益不爲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訴宪乃得移闌溪子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爲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厚蔡卞實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于書以付三省制奪厚卞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奏爲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頗爲未滅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爲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襄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退初欲託庇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分俾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慊然差人種種悉荷眷意尤所感激浚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欽然自以爲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其盛德也謝公外孫甥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丈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冬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遺處于家尊開行知不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廬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曳羸馳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育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鄙疾病釐老之人德至厚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頃復修舉而甫之爲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爲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産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

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爲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處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爲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晦菴題跋卷之二

晦菴題跋卷之三

跋趙鈐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己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閤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二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節盜垣俾毋而死其宮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鈐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來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上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

賊而死寇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貌而寓祭它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即教綱紀并晉故刺史譙閔王等立像奉祠而爲請於朝不旬日間即蒙報可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欣動非獨諸君之靈爲有歸也今聞鈐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熹所爲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勸聖朝於此正有所不容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竟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與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

雜端劉公之議奏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吾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愈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覺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它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避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口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張忠確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後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恤遺孤爲寄而無一豪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於其眞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充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已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太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爲之書顧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詈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爲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俟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出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邁磊落驚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

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顧今於此乃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邪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滍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閣皂甘君說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跋萬君行實

白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縱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邪

跋呂范二公詩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而罷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寔冕百王而因山之奉頗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舉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者邪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

見故熙豐間授鉞臨邊數被詔讓覩第二帖可槩見矣然逐其平生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受論排元帖諸賢卒與同貶益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益亦辭氣之間非苟然者子夷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直道自信東來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隨謹南行館拜謝長官祕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爲遂寧尸椽友人王君世庠數數爲正言城西傳君先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迺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敎先生手書家人良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悉意合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謁講禮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爲日記册此版起六日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益隕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關之獨得不讓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餘年矣每見富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燼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爲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爲我謝傳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傳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肴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庠字叔載後學槩活度正謹書

傳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

手刺謁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甚羙濂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井不忍廢囿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益勉之哉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緡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今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毅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爲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啟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闕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莆田令卒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間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墅名見譜中乃襲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寔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襲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爲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燒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以爲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邪告身凡七通其二爲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溧水二縣尉其五爲令君明經冬集全銜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尚全好獨莆田令爲膀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莆守傳侯自得令丘君鏗請得更其版籍爲

至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宗戶二公欽然許諾卽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宗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爲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爲三十八世則爲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爲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溧水二告幷刻于家而附以今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摹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殺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頭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帖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者寫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訊問訊蜀道山川人物星宇圖書至纖至悉益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邪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倦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歌

杜陵此詩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辛章樸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延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恩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志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遠有嫌疑廢彈之歎何邪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槩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邪觀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爲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巖壑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吳道子畫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吳天觀壁草卷與此絕

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爲二此特其半耳項經臨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龍天八部者亦不免爲隻頭爛額之客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邪是可笑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息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爲盡聖與予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爲幸因記歲月於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已卯也朱熹仲晦父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莫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熹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歐陽公與劉侍讀尺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得竊觀前輩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此爲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爲治亂之分耳三復之餘掩卷太息而記其後季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已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宰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卒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邪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已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蔡慶元丁巳十月己邡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劄子云喪骨肉大小四口）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嘗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惱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爲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道中貴人馮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瑞大醫者爲第二移囚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卽宗道也故此帖爲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卽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爲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爲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散青苗能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窮坐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爲第六公至汝不久卽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爲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爲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爲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甿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狗勢反覆與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爲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與朋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

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巖壑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淵石翰公之典引諸書爲可方駕耳季路得之遠以相視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益此書難得善本請此數章似少譏誚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

如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昧失本指此本爲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子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君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遽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回互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爲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茂因有冰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惕補之遺

法其小與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醞藉敷暎誠有
青於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韻視牢之爲何
如爾病暇昏不能嚴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
三月病起戲書

跋王信臣行贊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遣詢其
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
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勝而江
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寞
耳因極道王君之爲人以爲好賢樂善所交盡其
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爲
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峴爲方有意於學
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峴亦以書來至甚勤余讀
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内徙高安以
奉而峴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
以銘墓爲請余病疾久廢筆研既书且謝不能而
峴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以見余意又以見峴
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
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說
文欸膺也亞皎切又烏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
曰咳說文咳膺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欸與
嘆欸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
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
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皎之聲集韻亦於皆
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爲一其說益與說文
不異但乃字之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
讀之者又或寫欸爲款則其誤益甚矣欸乃歌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
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益亦有激而
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

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詔子妄爲刻畫以誣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語溪詩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詔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淺聞卑論易以溺人不足爲法覽者詳之麻姑山詩

余少嘗學書而病於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爲今觀汝隨程丈此卷饒娥一紙益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饒娥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特往沃茗酹之雙闕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葺之且爲請敕額列祀典而莫有應者甚可歎也葬饒娥

余嘗爲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常書之語爲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儔也程丈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因記其語於後云孝經論

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用之爲劉伯醇携此卷來求跋爲書以歸之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羣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揮釣魚竿肯似林間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任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

不爲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見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峰趙傻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撰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麤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嵌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咎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熹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遐傳陸放翁之所嘆窃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爲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詩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珎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謦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宻州帖

山谷宻州書最爲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窃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實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胷

中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眞賞耳蘇文粹中鑒賞既精筆語尤勝頃歲嘗獲從遊今觀遺墨爲之永歎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爲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眞實於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益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益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湖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聚偶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頃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煩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間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眞可謂得法外意矣間頗推其法於它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

台郡甚久聞臨海上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間唯頹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衲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嚮昏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繩墨知其教習之有日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爲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繆矣然余久以疾病憂畏不能文此年以來所辭且十數家以故雖知劉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答二生之意獨識其後而歸之後有君子尚有以識此心也雖然二生勉旃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爲重輕也慶元己未四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嘗以童子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病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諄諄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

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劉詩有小几清香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昧或惑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愁絕字）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妹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趨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未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跂慕而又視熹之慵惰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它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龍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棲棲牆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

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感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草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右劒浦羅先生仲素爲先君子作草齋記而沙陽曹大令德又爲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益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而熹踈修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顏於地下故敢收輯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奉承至不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庇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定外蒭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某啓比獲從容良慰北牕重勤遠出伏暑中時得兩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遂以干人須決成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斗一枚付去人謝諫若若俗得兩人即分付兩籠令芙昇來不然即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諫來及茣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閏月三日某啓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美兄弟致意城

中衮衮不欲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遷居南山雲際院一室翛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嘗爲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斂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巳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巳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麴蘗之間叔通以碩果不食者屬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衰僞排擯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巳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敝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人因覽爲識時慶元巳未仲秋既望

憩叟之墓已有宿草矣撫玩遺墨相視感慨泫然久之若歸羌廬以視西坡當同此嘆也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

自誦所爲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葬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殫盡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爲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益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媮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吉水鄉貢周君訴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不暇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爲之稽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於它求矣而其孫洽乃徧以屬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贊述而揄揚之是則已病於贅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貢緣紹介以諗於余此其爲贅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趼之勤乃書此以諭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懋乃祖之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爲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爲有用也夫慶元已未十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隱弗懼一時粟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魯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誣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

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伎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爲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爲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孜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歉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横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靜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進賢傳君行實

從政進賢傳君既沒將葬其子修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里屬以顧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間不幸遭罹國難蓋嘗解儒服以事戎行實從宣撫岳公轉戰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口失兵柄得奇禍先人爲之感慨憤激棄其官勳以歸故里復治家人生産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遣倏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蒙錫命之寵遂易文階老壽康寧閭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肖之孤銜哀忍死以奉窀窆之事既有期矣顧恨

未得當世之大人君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是以匍匐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有知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懇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教訓也以是雖不及識傳君而於此得其爲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頹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可以不答也因爲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并以視來者云慶元巳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點未及鐫石而羣盜蠭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纂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歙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佑後人之深意故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宇師予老儒博學清謹有馴行定宅者七陽金生宇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絶句

王摩詰輞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楊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霧如沐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圩江黃裕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熹昏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庸惰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舍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悽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强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爲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尊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曰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即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剏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與於學之有記亦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之勤邪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予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蘊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爾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父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友人范伯崇嘗爲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脈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强記無沈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題李太白詩後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樸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萃竟不言大運有興沒草動若非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先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令人捨命作詩鬨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

放緯書之囘詞韻皆古與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歸空同道士鄒訢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序輕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於爲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余正父之所辨貢士之妾母雖則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而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樂平令尹所論之失正坐以嫁母爲出母謂有服爲無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爲惑耳今乃猶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論其所以不爲出而猶有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出母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覽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正父雖不深明其不爲出母然亦不敢正以出母目之但篇末一處有不發出母字而自改出字爲生字亦可見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著力分明說破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耶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爲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爲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祔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爲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爲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

者讀之使人奮然有禽滅讎虜掃清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徐騎省所藏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諦匳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豪髮姿媚意態其爲老筆亡疑淳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舟中

跋蘭亭叙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者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滿石翁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玉泉翁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跋泰山秦篆譜

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相與論劉子翬丈閱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往來書帖竟日不能徧因出泰山秦篆譜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歲有欲取以入石者頗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性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篆譜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爲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丈多聞强記清貧苦節少仕州縣遇熙豐故家子孫輒引避徧粥不繼或憊卧終日而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衮衮不休氣貌淳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潭俯仰昔遊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姪無欲無營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年慶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謄養性語因記其後

跋蔡濼筆

蔡濼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柬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賈舖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睹題故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賈壁上詩晦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退傅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鳶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慶元巳未四月甲申朱熹書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題於後顧熹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已未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姑寫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朱熹書

先生爲絕學梯航斯文將東即童蒙皆能道之故先詁尚論者輒作道巍德尊等語至若癖耽山水跌宕詩文一往情深幾爲理學所掩惟壽昌吳氏一贊頗具隻眼贊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稱清陰霽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霎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撒饌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朱所聞見則先

生每愛讀屈原離騷孔明出師表陶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余今獨梓其題跋若干卷亦即與壽昌同欣賞云海陽毛晉識

按先生年譜紹興十八年戊辰春登進士第予幸見同年小錄有令世先令世脩係吾鄉熟縣人又母具慶兄弟聯捷真盛事也又有弟名世南同入太學時稱為三令邑志載其名有文集惜乎今已不傳因附記於此晉又識

晦菴題跋卷之三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无咎題跋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